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七年

第**九一五〇**次会议

2022年10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阿达莫先生/比昂先生.....	(加蓬)
成员：	阿尔巴尼亚.....	斯帕塞先生
巴西.....	小科斯塔先生
中国.....	戴兵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加纳.....	阿杰曼先生
印度.....	坎博杰夫人
爱尔兰.....	米森先生
肯尼亚.....	基马尼先生
墨西哥.....	布恩罗斯特罗·马谢乌夫人
挪威.....	惠特费尔特女士
俄罗斯联邦.....	丘马科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努赛贝夫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卡里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

议程项目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气候与非洲安全

2022年10月3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2/737)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气候与非洲安全

2022年10月3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22/737)

主席 (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哥伦比亚、埃及、德国、意大利、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尔、波兰、南非和乌克兰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和平行动部非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玛莎·阿马·阿克亚·波比女士、气候变化问题非洲谈判员小组前主席唐吉·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洲区域主任帕特里克·优素福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2/737，其中载有2022年10月3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波比女士发言。

波比女士 (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加蓬召开本次会议。我还感谢加蓬外交部长米卡埃尔·穆萨·阿达莫先生阁下主持这次及时而重要的会议。

(以英语发言)

气候紧急情况危及和平。尽管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气候变化加剧现有风险，并造成新的风险。非洲大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低，但其气温上升速度快于全球平均速度。非洲处于这场正在发生的危机的前沿。从达喀尔到吉布提，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驱动对资源的争夺，并侵蚀数百万人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在广大非洲之角，一场毁灭性的干旱正在迫

使一些家庭远离家园。在萨赫勒，争夺资源的冲突正在加剧。暴力极端分子正娴熟地利用这些冲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支持非洲大陆应对气候变化给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我们必须在多条战线上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再照常行事。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并加快执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我们期待将于11月份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7届缔约方大会）——一届由非洲主导、以非洲为重点的缔约方大会——以便最大的排放国作出有意义的承诺。我们如果不实现气候目标，就不能指望实现持久和平。

我今天要强调需要采取行动的三个额外优先事项。

第一，我们需要提高风险分析能力，并把气候视角纳入我们预防冲突、建立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努力。这要求有更多和更好的数据。在创新伙伴的帮助下，我们正在开发新的工具，力求更好地了解气候前景和趋势，以强化我们的分析和预警能力。例如，在中非，我们正在努力开发一种由卫星驱动的仪表盘，以使用新的办法察看水的供应情况，并更好地了解季节性迁徙、气候变化和冲突的交集情况。

如果没有部署在易受气候影响地区来提高联合国实地特派团能力的气候与和平与安全顾问，这种工作就不可能开展。我们的分析和由此进行的介入必须变得更加注重区域情况。气候变化不分边界，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往往在边境地区最为突出，这就要求进行跨境资源共享或人员流动。然而，现有的建设和平努力往往完全基于单一国家，而没有反映这一区域层面。现在是我们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完成了对气候变化给该区域各地和平与安全造成影响评估。该评估在其建议中强调，必须在次区域层面就气候安全问题开展系统性协作和合作并建立伙伴关系。为此，需要努力制定一个共同的次区域愿景和治理框架，以便在次区域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联合

对策和干预措施制度化。办事处目前正与各伙伴合作，支持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制定次区域气候变化战略。在西非，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正在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密切合作，研究在整个区域防止牧民-农民冲突的良好做法，包括通过土地保有权改革和公共宣传。

第二，我们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必须以人为本。我们需要向那些每天都经历着气候变化后果的人学习，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制定有效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妇女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影响，但她们也是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她们往往具备独到的知识，可以帮助减少紧张局势和加强社会凝聚力，带来更可持续的和平成果，造福人民。例如，在亚洲，秘书长的建设和平基金支持地方土地委员会，在女性调解员的陪同下，帮助解决与土地使用和自然资源管理有关的族群冲突。

青年也是推动创新气候和建设和平行动的关键利益攸关方。我们看到他们在非洲各地的积极行动，也听到了他们在本会议厅内的证词。我们当前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的联系而采取的行动将塑造他们的未来。

第三，我们必须抓住机会，使气候行动和建设和平相辅相成。秘书长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建设和平和气候行动有许多相同的目标，即建立有复原力、公正和包容的社会。连贯一致的政策有利于气候与和平。在这方面，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正在扩大能力，就对冲突敏感的气候缓解和适应战略向各伙伴提供咨询。这种参与将有助于建立机制，确保对适应和复原力的投资惠及最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人。建设和平基金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气候视角。自2017年以来，该基金已在40多个对气候敏感的项目中投资超过8500万美元。当前对基金项目的审查将为今后的努力提供宝贵的方向。

对这项宏伟议程至关重要的那些将联合国、区域组织、会员国、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以及国际和当地研究人员的工作联结起来的多层面伙

伴关系。联合国致力于扩大现有的伙伴关系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我们在自己的系统内建立了气候安全机制，这是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和平行动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的一项联合举措，旨在更系统地应对气候、和平与安全风险。

兑现国际合作的承诺是一项重大任务。这将需要我们所有人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共同努力。我们期待受影响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努力中指导我们。非洲的领导至关重要。我们如今的应对措施比不上我们面临挑战的规模。让我们加快速度。我们期待在各级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与合作。

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波比女士所作通报。

我现在请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发言。

加胡马-贝卡莱先生 (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借此机会热烈感谢安全理事会及其主席、加蓬外交部长米卡埃尔·穆萨·阿达莫先生提议在最高政治级别讨论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的复杂联系，尤其是在非洲。

我还要感谢其他通报人，即主管非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玛莎·波比女士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洲区域主任帕特里克·优素福先生。

(以英语发言)

我今天的发言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我将试图解释气候变化与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联系。第二，我将考察非洲可用于处理气候变化对非洲以及和平与安全所构成威胁的资源，考察如何为非洲大陆的持久和平调动这些资源。最后，我将探讨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大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支持，以便尽可能减少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许多人认为，本世纪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是气候变化。科学和事实十分明确；气候变化的加速度非常快，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此外，它有可能破坏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这对54个非洲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们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危机以及和平与安全危机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初，非洲是遭受不稳定、冲突和战

争祸害最严重的大陆。根据安全研究所202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目前由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行动有80%部署在被列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所有较大的非洲特派团都部署在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地区,包括南苏丹、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

此外,乐施会在2021年报告称,1990年至2016年间80%的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有关;从2015年到2020年,气候变化对非洲的影响增加了20%以上;由于气候变化,到2050年,挨饿的人数预计将增加10%至20%;如果没有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到2030年可能会有多达1亿人陷入赤贫。

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密不可分。它们是由整个系统暴露在风险中的程度和脆弱性决定的。全球气温上升、干旱、海平面上升以及更加频繁猛烈的风暴正在影响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和生计。特别是在冲突地区,这些影响会加剧不安全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因素,使本已脆弱的民众处于多重交叉危机的前沿。

非洲很有希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引擎。非洲人口年轻,自然资源丰富,许多非洲国家准备经济转型,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进入中产阶级。30岁以下的大多数非洲人原本就没有就业,到2050年,青年的数量将翻一番,达到8.5亿。但是通过一些倡议,如2019年5月生效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并希望非洲逐步融入全球化的世界。

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找到解决气候变化的办法。在这方面,必须建立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气候、和平与安全三者关系方面的更有力伙伴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巩固我们在预警、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气候变化、善政、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法治方面的合作。非洲不仅需要协作与伙伴关系,而且需要发达国家承诺履行自己的义务、特别是在财政问题上的义务。要摆脱我们面临的问题,需要更多的能力和资源。

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分边界。它们有可能阻碍发展前景,加剧非洲脆弱的安全格局,尽管非洲大陆对气候危机的贡献微乎其微。此外,气候方面的安全威胁

是非洲大陆面临的一系列其它挑战的一部分,包括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更加紧迫的其它挑战。因此,非洲急需一种把适应和支持执行的手段、包括气候融资作为优先事项的综合对策,以推动国家和整个大陆的发展努力,同时防范安全风险。

我谨为此提出五点建议:首先,进行一次国内和区域性的非洲气候风险评估研究;其次,把气候适应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冲突后重建以及发展努力,同时纳入一个安全风险层面;第三,国际合作与协调,以制定妥善应对跨界威胁的对策;第四,呼吁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制订一项明确的非洲议程,以推进非洲大陆的优先事项,包括适应和气候融资;以及第五,鼓励非洲联盟委员会的各种相关行为体更加密切地协调,以处理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问题,以便在第二十七届缔约方会议上支持非洲立场。

我谨在发言的最后表示,我们相信,采取具体和紧急措施处理该威胁至关重要并且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现在就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加胡马-贝卡莱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优素福先生发言。

优素福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高度赞赏今天加蓬倡议举行并由穆萨·阿达莫先生主持关于非洲气候风险与安全的重要辩论会。

(以英语发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多位代表、包括前任会长彼得·毛雷尔曾告诉安全理事会,气候风险、环境退化以及武装冲突叠加在一起,威胁民众的生命与健康,加剧粮食、经济和水的不安全。我们还说过,气候变化导致冲突地区现有的脆弱性与不平等成倍增加,这种叠加产生的影响可决定地区层面的人员流动和资源获取。此外,我们也曾提请注意自然环境成为战争无声受害者的问题以及环境遭到破坏给受冲突影响民众

带来的后果,包括抵御气候冲击的能力下降。今天,红十字委员会同广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一道,与面临这些风险叠加的现状的群体密切合作,对他们来说,风险叠加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我们看到的情况一目了然。

首先,大多数被认为处境最脆弱、对适应气候变化准备最不足的国家也在发生战争和武装冲突。

其次,这些冲击叠加在一起,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机构以及社会的凝聚,不幸延长现有的紧张,使脆弱性旷日持久。

第三,尽管存在明显需求,最有条件提供气候融资和支持气候适应的行为体却因为安全风险而基本上在这些地方没有存在。

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这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的是,必须采取步骤,以确保采取提高民众复原力和适应能力的长远的预防性对策。请允许我列举这方面的几个例子。

在萨赫勒地区的几个国家,我们帮助那里的农民和牧民应对降雨量日益多变的问题和缺水期。我们在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以及苏丹开展的一些活动包括提供太阳能驱动的水泵和高产抗旱的种籽,以及对妇女群体进行全年温室农业生产的培训。

例如,在马里,我们不仅侧重于架构,而且也侧重于信息。这意味着为需要者提供可靠的气候和天气数据,该国80%的人口依赖雨水滋养的农牧业。时机也很重要:我们与国家气象部门结成伙伴关系,确保这些数据不仅可以获取,而且可为人理解,并适用于生计活动。

在尼日尔,冲突迫使接纳社群和流离失所群体聚集在资源稀缺的地区,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旨在加强生计和扭转环境退化的灌溉、农林业和农牧业方案。该方案实际上基于这样的概念,即:社群要想具有复原力,就需生活在一个具有复原力的环境中。

在索马里,包括严重干旱在内的气候变化与长达

三十年的冲突叠加在一起,导致本已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在此背景下,冲击的复发性意味着民众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调整。红十字委员会为创建农业合作社提供支持,包括提供培训、抗旱作物、农用工具以及用于购买灌溉所需燃料的现金。这些合作社帮助民众共同努力,提高在地下水生成确实至关重要的地方的复原力。

一线的人道主义行动是环境支离破碎情况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稳定因素,也是建设和平工作的一个基本组件。然而,人道主义工作者不是和平缔造者,他们无法独自应对实现可持续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多种挑战。正如今天的概念说明(见S/2022/737,附件)恰如其分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共同挑战是一起努力,相辅相成、在不同程度上应对气候变化和战争造成的综合影响。然而,我们在如何集体应对方面步履蹒跚,有可能过多地从安全角度来寻找解决方案,或者走捷径最终导致适应不佳。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具有能力制订对气候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应对武装冲突对策的国际机构。因此,请允许我提出可帮助确保互补性与可持续影响力的三点建议。

首先,要充分应对冲突环境下与日俱增的气候风险,我们就需制订顾及民众个体需求和特点的针对具体情况的对策。一概通用的做法是不存在的。

其次,我们应分享知识,共通经验。安全理事会确实可以通过更多的定期和系统讨论、包括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讨论来确保做到这一点。人道主义组织也可帮助其它行为体在其自身的工作中采取一种对冲突有敏感认识的视角,处理限制其行动的一些风险。

第三,加大力度遵守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可减少环境的退化,从而减少受冲突影响社群遭受的伤害与风险,包括气候变化所致的伤害与风险。

在地方一级,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并不缺乏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的决心。但是,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果断支持,现在非洲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现有的脆弱性可能会成倍增加。

最后,建设有抵御能力的社区,同时努力保护这

些社区免受暴力侵害，确实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在适应努力，特别是经历武装冲突的国家的适应努力中投入更多资源。我们必须确保将处境最危险的人作为当务之急。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优素福先生的通报。

现在我以加蓬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言。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和平行动部主管非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玛莎·阿马·阿克亚·波比夫人、气候理事会常务秘书唐吉·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洲区域主任帕特里克·优素福先生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通报。

早在2009年，由已故科菲·安南主持的非洲进步小组写道：

“证据很清楚。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它已经影响到数百万非洲人的生活，降低农业产量，破坏粮食安全，加剧水资源紧张，助长疾病的传播，增加了干旱、洪水和大规模移民的风险，并且海平面上升侵蚀了沿海生境和宝贵的农业空间。

“这一现实可能使脆弱的社区难以承受，使数百万非洲人更加贫困……”

“[约]23个非洲国家将面临‘很高的暴力冲突风险’，因为气候变化加剧了传统安全威胁。另有14个非洲国家面临“很高的政治不稳定风险”。

自那以来，尽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越来越明确，但国际社会已经因为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减少碳排放而损失了13年。

在全球各个角落，与气候有关的危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似乎都在呈指数级上升。2022年发生了灾难性的干旱、洪水、飓风和火灾，据判断这一切都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加严重。在我们发言之际，非洲之角就有2200万人面临饥饿的威胁。

西非圣战运动的扩张就是科菲·安南所指的现象的一个明显例证。气候变化导致荒漠化和更高的人口

密度，致使压力越来越大的普鲁或称富拉尼游牧牧民难以找到牧牛的地方。这些群体中的青年转而前往保护区，也许一开始是为了给他们的牛提供更多牧草，但随后以这些地区为据点袭击平民，破坏治理稳定并导致经济纷争和武装冲突。这些个人和群体往往从寻找获得自然资源的途径开始，接管治理薄弱的地区，后来才变得激进或被伊斯兰利益集团拉拢，这些集团利用他们来开展自己的事业。

2012年3月，加蓬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阁下在伦敦21世纪气候和资源安全对话上发表讲话时说：

“如今，萨赫勒地区降雨量不足，农作物歉收，撒哈拉正在向南扩张，而正在快速缩减的乍得湖将很快成为遥远的记忆。这是否会引发下一次环境难民的大规模流动，导致像我国这样更靠南的国家陷入不稳定？这是否会导致争夺稀缺资源的战争？我们要明确指出，这会导致战争。贫困也会导致战争。

“我们未来争夺的资源将不是石油、黄金和钻石：未来将会因为争夺水资源、粮食和土地而发生战争。将会发生战争，是因为[人]越来越多，给自然世界造成压力，自然世界维系着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其平衡因为一个物种——人类——的活动而失去稳定。”

约10到15年过去了，我们在避免科菲·安南和邦戈·翁丁巴总统提醒我们注意的未来方面取得任何重要进展了吗？

一些安理会成员可能会问，加蓬共和国88%的面积被热带雨林覆盖，淡水资源丰富，可以说是自然条件最能抵御气候变化的非洲国家之一，为什么它如此积极地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为什么邦戈·翁丁巴总统如此热衷于气候活动？

事实是，作为一个雨林国家，我们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就我国发展作出的决定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明显的影响。科学告诉我们，加蓬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的森林通过大气河流与干旱得多的萨赫勒地区相连。如果我们砍伐我国的森林，萨赫勒地区的降雨量就会

减少,进一步加剧我之前提到的问题。刚果盆地东部和埃塞俄比亚的森林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系。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降雨与刚果盆地的雨林有关。我们如果失去这些森林,就会失去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失去蓝尼罗河,在埃及引发饥荒。包括加蓬在内的刚果盆地森林是非洲大陆的心肺,将水这一非洲大陆的生命之血输送到地中海那么远的地方。

此外,刚果盆地森林的植被和土壤中储存着相当于近10年的全球碳排放量。因此,我们如果不保护刚果盆地的森林,就会在保持“1.5摄氏度或2摄氏度”温升的斗争中落败,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气温上升3摄氏度或4摄氏度的世界,这意味着非洲大陆的气温将上升10摄氏度之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整个非洲大陆的气候难民人数将以数亿而非数千万计,就像科菲·安南13年前警告我们的那样,整个非洲大陆都将动荡不安。

这是一部不错的好莱坞恐怖片。这是真实情况。但幸运的是,仍然有可能打造另一种未来。我们如果作为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果断应对气候变化,就能避免其最糟糕的影响。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后世就将经历人类从未见过的恐怖。

这就是为什么邦戈·翁丁巴总统前往地球各个角落,努力影响气候谈判。这就是为什么加蓬共和国安排了今天的辩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敦促安全理事会把我们都知道也都理解的高谈阔论放到一边,团结起来,将安理会成员的集体力量和专门知识重点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对非洲安全构成的威胁。

(以法语发言)

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最贫困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相互作用。相关过程表明,有四个关键风险因素:政治不稳定、经济疲软、粮食不安全和大规模移民。政治不稳定导致难以适应气候变化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因为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管理出现的冲突变得很难。经济疲软减少了民众赚取收入的各种机会,使国家失去使其能够满足民众需求的资源。在某些地方,生活条件变得严峻,粮食不安全对宜居的根本基

础构成挑战。大规模移民极有可能引发冲突,因为它经常引起可怕的反应,继而导致人道主义危机。不久前,加蓬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阁下对萨赫勒地区缺乏降雨和歉收发表了令人担忧的看法,他再次提及,撒哈拉沙漠正不断向南推进,乍得湖正在迅速消退,并强调这些是造成环境难民大规模流动的不可否认的因素,这种流动可能破坏撒哈拉以南国家的稳定。

因此,今天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国家和社区面临着双重问题——气候变化和暴力冲突,而且气候变化确实有可能导致或加剧暴力冲突趋势。这些冲突继而将使社区更加贫穷,更难以恢复,也更没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后果。

除了非洲经历的典型冲突--政治冲突、身份冲突和自然资源冲突--之外,气候变化正在成为非洲冲突的一个清楚的根源或加剧因素。对气候变化与非洲冲突之间明显和直接的联系持怀疑态度,就是无视萨赫勒地区、非洲之角、乍得湖和大湖区当前的现实。

安全理事会必须停止视而不见,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从本质上助长非洲许多国家政治不稳定和危机的因素。在这个会议厅里,全世界各国人民把自己的安全和尊严的命运放到我们手里,我们再也不能忽视或不思考无情的现实,特别是干旱和水资源不安全造成的农牧民社区之间的冲突。证据是如此令人信服,我们不能再等着采取行动了。我们必须集体找到办法,解决不仅对非洲人民,而且对全人类构成的威胁,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非洲坚定致力于通过非洲适应倡议采取行动,阿里·邦戈·翁丁巴总统是该倡议的政治倡导者,代表着非洲联盟。该倡议重在三个目标:为非洲提供可靠的数据以分析和预测气候事件,调动必要资金以及支持执行适当的国家政策。

国际社会对气候安全的应对措施必须促使我们将冲突和气候变化问题置于国际政治议程尽可能高的位置,并采取创新举措,就适应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脆弱国家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并提供充足资金。我们必须立即在全球、区域和地方各级开展坦诚的国际

合作,把认识和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作为优先事项,以防止暴力冲突。

安全理事会现在需要承担其责任,必须在否认或怀疑与行动之间作出选择。不用说,在这张议席上持否认和怀疑态度的结果是,无数当地社区缓慢消亡、粮食不安全加剧,以及由于生活空间缩小、价格上涨和武装团体和恐怖组织招募人员范围扩大,出现无控制的移徙现象和社会紧张局势加剧。这完全是把赌注押在普遍的困难和动荡上。

相反,必要的集体行动应当让我们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在五个基本目标上:制定一个适当的体制框架,其中包括适应气候变化,这是善治的一个支柱;加强不同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动员所有行为体,特别是妇女和青年,遏制气候变化对非洲安全与和平的有害影响;确保国家适应行动计划反映各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以及危机驱动因素;确立和阐明建设和平和发展战略与适应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将国际政策框架,特别是处理建设和平、发展、适应和灾害管理等相关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办法联系起来,同时鼓励在适应方面开展区域合作,特别是在区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开展合作。

今天,让我们鼓起勇气,看看被绝望驱使加入武装和恐怖团体的贫困青年有多少。让我们鼓起勇气,看看萨赫勒和非洲之角虫灾肆虐的干旱土地上那些因饥饿或干渴而奄奄一息的骨瘦如柴的儿童。让我们鼓起勇气,从地中海深处挖掘非洲青年的遗骸,他们痛苦不安的灵魂躺在这一巨大的耻辱墓地的底部。让我们鼓起勇气,现在就处理这种人类苦难,让我们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国际安全威胁。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挪威外交大臣发言。

惠特费尔特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气候危机正在迅速恶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我们,现在已有近一半的人类生活在危险区。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加蓬坚定地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列入

安全理事会议程。我还要感谢波比女士、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优素福先生对本次辩论提出的重要见解。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是不稳定和冲突的驱动因素。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在非洲,水资源紧张、干旱和洪水正给社区、经济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打击。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的影响会驱动冲突,是对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的严重挑战。

这显然使气候和安全成为安全理事会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这不应引起争议。挪威一直努力确保气候风险及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反映在安理会决议和声明中。以南苏丹为例,气候和安全两个方面现已列入国别报告和简报中。这很重要。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无法通过军事或安全措施解决。相反,必须把气候与安全问题视作预防危机和冲突的一部分,以及建设和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展望未来,我建议我们侧重于三个关键领域。

第一,我们需要建设具有气候抗御力的社区、基础设施和生计。这可以防止紧张局势,避免冲突死灰复燃。要做到这一点,将需要大幅增加对适应、抗御力、建设和平和预警的供资。挪威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到2026年,我们将把气候融资增加一倍,对气候适应的支持至少增加两倍。

第二,我们必须确保受影响最严重的人可以切实参与。我们必须在当地知识和专长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确保当地当家作主。我们必须将应对气候和安全挑战的解决办法与非洲国家优先考虑的其他议程,例如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尼日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挪威机构和该国机构正在合作帮助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目的是加强粮食安全,创造收入,为数以千计的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该方案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妇女和青年的能力建设,这有利于整个社会。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探索调解和建设和平的新方法。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强调的那样,考虑到环境问题的建设和平工作为应对冲突风

险开辟了大有希望的途径。关于气候和环境问题的对话可以为就困难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铺平道路,并有助于建立信任。因此,我们应该开始把我们的口径从谈论气候与安全扩大到谈论气候与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兼拜登总统内阁成员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阁下发言。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阿达莫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们深切感谢加蓬和你将气候与安全作为本月主席工作的重点。加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真正的领导者,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对此非常赞赏。我还要感谢我们的通报者,他们非常清楚地阐述了气候危机的危险及其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我很幸运在非洲度过了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去过非洲大陆的很多国家。自来到联合国以来,我有机会两次访问非洲,其中一次是与安全理事会一起访问尼日尔,在那里,我们有机会讨论气候变化对该国的环境影响以及气候变化与不安全的关系。每次我回到非洲,都会对环境和气候的巨大变化感到震惊。天气越来越热,变得更加极端。我们目睹了大规模的干旱和洪水,主席先生,和你一样,我们也目睹了乍得湖面积的缩小。我们都在想,乍得湖何时将不复存在。这不仅仅是传闻;这是科学现实。世界上20个最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中,有17个在非洲。

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气候变化威胁着数百万非洲人的生活 and 生计。它加剧了已经在经济治理和安全领域面临困难的国家的流离失所和长期发展不足状况。气候变化也是整个非洲大陆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气候变化对农民来说意味着生长季节更短,这意味着年产量更少。这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减少了高达40%。毁灭性的干旱夺去了宝贵的牲畜。在索马里,带着孩子走在路上寻求饥荒救济的母亲们谈论着倒在路边的死牛。一些孩子没有活下来,在旅途中饿死,他们的母亲被迫将他们留在身后。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完全无法忍受的。

我们还知道,一些会员国的行为不仅加剧了气候危机,而且使气候变化更难以适应。西非和东非海岸的鱼类种群正遭到非法掠夺。正如我们从主席那里听到的那样,雨林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重要自然方式,但正遭到非法采矿和毁林的污染。濒危物种被偷猎,作为奢侈品卖到国外。来自这些非法做法的资金助长了恐怖主义团体,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和危害。

鉴于这一长串挑战和我们避免气候灾难的时间所剩无几,相互关联的气候与安全必须被放在安理会议程的首位。但一些安理会成员继续辩称,这里不是解决气候引起的安全威胁的地方,并试图挫败尼日尔常驻代表去年(见S/PV.8926)在安理会的一项成果(决议草案S/2021/990)中承认这一点的努力。坦率地说,这令人震惊,我们确实必须改弦更张了。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挑战,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包括安理会的行动。当然,这个挑战要求我们所有人在自己的国家推进可持续的清洁政策。正如拜登总统在上个月的大会辩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见A/77/PV.6),美国正在执行一项具有魄力的气候议程。今年夏天,拜登总统将我国历史上最积极的应对气候危机行动签署为法案。这将有助于我国转变为清洁经济体,我们希望这也将鼓励其他国家效仿。

在二十一世纪,这项工作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因为气候变化的后果是冲突的主要驱动因素。当经历冲突或不安全的地区面临粮食供应减少和经济不安全时,暴力风险就会上升。干旱、洪水、火灾和恶劣天气使得粮食和经济危机更加严峻,复杂环境中的维和行动更加危险。我们还知道,妇女和女童以及其他历来被边缘化的群体受到气候变化和冲突的影响格外严重。水源枯竭造成妇女被迫长途跋涉,这使得她们更容易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这些趋势,加上不断上升的政治暴力、冲突和不安全,使家庭在为吃饭而奔命时面临艰难选择。

因此,美国通过其“保障未来粮食供给”倡议,承诺在五年内投资50多亿美元来加强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保障未来粮食供给”倡议的目标国家中有16个在非洲,该倡议将帮助非洲社区和农民更好地缓解影

响和适应可扩展、可持续的气候智能型农业方法。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通过《总统紧急适应和抵御计划》,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的5亿人适应和管理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联合国这里,我们必须确保人道主义安全和气候方案之间的有力协调。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脆弱性的根源,我们期待着秘书长明年的《新和平纲领》。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妇女必须是所有决策的核心。妇女是推动当地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关键。

我们不可能让气候危机凭空消失,尽管我希望我们可以。我们不能忽视气候危机对非洲安全与繁荣的影响,也不能声称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不是解决气候变化所带来安全问题的合适论坛。因此,今天,让我们再次承诺,在安理会这里、在整个联合国以及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共同努力,发展强韧的、可持续的清洁能源经济,使拥有丰富资源和活力的非洲能够减轻气候危机的影响。

努塞贝女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管非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玛莎·波贝女士、唐吉·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帕特里克·优素福先生颇有见地的通报。米卡埃尔·穆萨·阿达莫外长,我也要感谢你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并感谢加蓬在气候安全和行动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贵国总统在非洲气候周上呼吁由非洲国家主导创新、具体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这再及时不过了,因为几周之后即将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第二十届缔约方会议),而安全理事会面临着因气候变化而恶化的大量安全问题。主席先生,你的发言突出强调了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安全理事会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讨论这种联系。主席先生,你还正确地指出,安理会迄今未能解决这一问题,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女士今天上午也为我们雄辩地指出了这一点。

在此期间,自2007年以来,因前所未有的干旱、热浪、洪水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而造成局势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呈指数增长。北非、西非、东非和南

部非洲都出现气候压力的特征,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都体现出这一现象。正如秘书长昨天在本会议厅中提到的那样(见S/PV.9149),非洲导致气候变化的因素微不足道,遭受其影响却如此严重,这是道义和经济不公正的典型例子。此外,流向非洲国家的气候资金仅占全球总额的4%,明显不足。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最脆弱的国家,人均获得的气候融资不到2美元。这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少80倍,而这些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气候融资本来就不足。

尽管安全理事会内部可能尚未就处理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联系的框架达成一致,但我们都承认,增加投资以防止气候影响升级为安全局势,这一做法十分紧迫,也十分明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有很大潜力,可以与各国政府合作采取切实步骤,为前线社区的繁荣和安全带来真正的变化。

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今年的三个行动领域。

首先,必须大幅增加对非洲脆弱国家的气候融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承诺将用于适应气候的资金增加一倍,这是向前迈出急需的一步。但我们希望看到气候融资提供方在第二十七届缔约方会议和其他论坛上作出更多承诺,消除他们在脆弱环境中的投资缺口,同时不撤销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非洲国家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如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已经做了艰苦工作来确定从粮食和水复原力到预警系统等优先投资领域。我们赞扬第二十七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国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促进持续和平倡议”推动这方面取得进展,并为非洲主导的解决方案提供匹配资金。

第二,采取预先行动必须是优先事项。现在,气候对安全的诸多影响是高度可预测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中央应急基金的研究表明,如果根据当地批准并且科学上可信的预测提前调度资源,同样的资金可以为两倍多的人提供服务。安理会应该发出明确信号,说明加快此类进程的安全价值,帮助将机构思维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先预防。

第三,关于数据,安理会需要更加系统化和标准化的气候安全风险报告。这种分析应该是公正、严格的,并侧重于就应对安全威胁的方式,向安理会提出建议。我们赞赏气候安全机制在这方面的工作,并欢迎越来越多的气候安全专家加入非洲的和平特派团和机构。应该增加这方面的人数。我们鼓励联合国系统进一步注重进行分析并提出报告,特别是与非洲区域机构的合作,开展此种工作。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下个月的第二十七届缔约国会议是重新平衡全球对话和关注对非洲国家投资,特别是对脆弱社区投资的关键机会。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的候任主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承诺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并特别注重解决脆弱性问题,以进一步履行我们增强全球南方权能的承诺。

气候变化问题不是非洲利益攸关方造成的。但一次又一次,非洲国家展现出领导力,制定了应对气候安全风险的战略,并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世界其他地区需要倾听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作出回应,与他们合作。

加蓬有一句谚语说,提出问题的人不能回避答案。非洲已经作出了回答,安理会应该倾听。

小科斯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倡议召开本次会议,为我们提供辩论这一重要议题的机会。我还要感谢通报者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和见解。

首先,我要强调,巴西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的根源及其对我们所有社会的不利影响,并强调我们对应对气候变化多边制度的坚定承诺。气候变化无疑是当今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因此需要国际社会根据现有的最佳科学知识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中强调的原则,采取有效对策。

今年早些时候,第二工作组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提供的材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其中描绘了包括非洲在内世界

各地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和风险。根据这份“人类苦难地图集”——这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已经十分出名的说法——虽然非洲是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最小的地区之一,但它受到的影响,无论是在遭受负面影响方面,还是在面对其风险的脆弱性方面,却很不成比例。气候变化已经造成巨大破坏和日益不可逆转的损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制度的范围内,在适应以及损失与损害方面,并且在解决主要的融资和其他执行手段的差距和缺点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巴西认为,未来几周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将是加强《气候公约》这方面行动的一次良机。

然而,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会议厅,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进行辩论。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提出一些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考虑因素。

在现阶段,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潜在联系问题,在安理会内部显然已经成为绝对具有分歧和有争议的事项。我们需要克服这种情况。我们只有对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和职能有了绝对明确的认识,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要重申巴西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安全理事会不是处理气候变化的适当论坛。我们需要维护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任务和工具,并避免工作重复。虽然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令人极为关切,因而必须继续成为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之一,但正如主管非洲事务助理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气候变化本身并不是武装冲突的直接原因,也不构成《联合国宪章》所强调的对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威胁。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间接增加冲突风险,加剧人道主义危机,特别是在气候灾害与高度脆弱性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然而,这些脆弱性的根本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政治治理制约。

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平特派团中履行职能时,应

东道国的请求,协助其努力提高当地复原力和建设能力,特别是在自然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这样,可在实地发挥效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安全理事会拥有或应该拥有以专题方式处理气候变化的授权。认为气候变化和冲突之间有任何自动或直接的联系也是不恰当的。

今年,我们庆祝《气候公约》三十周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时机,可以重申我们共同努力的承诺,并重申《公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国际框架的核心地位。巴西仍然相信,《气候公约》所载的原则以及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所强调的条款,对于确保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变化仍然至关重要,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几年,都是如此。

正如我以前在各种场合有机会强调的那样,最需要的是采取具体步骤,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更多、更强有力的执行手段,包括融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气候公约》和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内已经存在调动和提供这些资源的适当论坛、工具和机制,这些都不需要安全理事会的直接参与。

此外,我们必须重申,需要继续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的根源,包括在向低排放能源系统的过渡中不走回头路。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最近似乎有转向不洁能源的动向,特别令人担忧,这些动向使我们偏离了在全球减少化石燃料燃烧方面亟需的稳步进展。

阿杰曼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加蓬外交部长召开本次关于气候与非洲安全问题的高级别辩论并感谢他的发言。我们欢迎助理秘书长玛莎·阿马·阿克亚·波比和气候变化问题非洲谈判员小组前主席唐吉·加胡马先生的发言。我们也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非洲区域主任帕特里克·优素福先生的补充意见。

作为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成员,我们赞同德国代表将代表本小组宣读的发言。

我们认为,关于气候和安全问题的争论必须遵从对两者之间牢固联系的新认识。正如我们在实地看到

的那样,特别是在非洲大陆,这两种危机相互影响。例如,在乍得湖区域,该湖面积比1960年缩小了90%以上,我们正目睹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倍增效应,包括粮食和水无保障、生计丧失、气候导致的流离失所以及脆弱性、紧张局势和冲突加剧。此外,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红十字委员会证实了今天在这里重复的内容——在被认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25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处于冲突之中。此外,一半以上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和平行动是在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

因此,尽管对于气候变化导致不安全的程度,或者在冲突局势中气候变化的危害是否加剧,可能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我们不能继续对这样一个概念持有不同意见,即在寻求解决冲突时,必须酌情将气候风险作为和平努力的一部分加以解决。

面对我们非洲大陆日益恶化的生态威胁及其对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影响,我们必须利用现有的工具,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和《非洲联盟气候变化和韧性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2022-2032年)》,以削弱这两种危机之间的联系,防止其升级为暴力。

非洲国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责任最小,但它们承担了气候变化的最大后果。因此,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气候公约》第二十七届缔约方会议应该是一次不同的缔约方会议——一次将承诺转化为行动的会议。我们认为,这将是打破非洲大陆气候与安全之间联系的真正承诺。

为了推进气候和安全议程,我们将分享三个要点。

首先,不应阻止安全理事会处理气候问题的相关方面。正如我们先前解释的那样,气候与安全危机之间有着充分的联系,安理会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必须在相关和(或)有益的情况下,在解决冲突过程中采取气候行动。这并不是说,安全理事会应参与制定气候行动的规范,而是说,它不应该回避适用根据《气候公约》普遍商定的规范。

因此，我们鼓励安理会继续现行做法，在必要时将有关气候安全的措辞纳入有关国家局势和维和特派团的决议之中。这一做法导致在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设立了一个环境安全顾问职位。此外，将气候与安全的关系纳入诸如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的区域化任务之中，将这种做法应根据该区域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实际情况，扩大到其他适用的特派团。

第二，在处理气候和安全议程时，安理会应鼓励加强区域和国家行为体的能力，以增强预警系统和数据分析能力，这对区域预防行动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对非洲多灾种预警和早期行动系统情况室提供支持，以减少灾害风险，并认为进一步加强这种支持有助于建设预测和积极应对威胁的能力，有助于发展非洲大陆抵御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能力。

第三，安理会必须加强与建设和平部门的联合国相关实体的合作安排，这些实体通过旨在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威胁的干预措施，开展了值得称道的工作。我们得知，自2017年以来，建设和平基金已为安理会议程上国家的气候安全相关项目拨款6 340万美元。重要的是，我们要支持该基金，使之能够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同时也鼓励此类干预措施与维护可持续和平的总体方法之间的协同作用。在与联合国建设和平部门的合作中，安理会还应坚持全社会办法，同时在这一进程中关注妇女和青年等弱势群体。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不能不提到气候融资这个紧迫的问题。虽然非洲国家在2020年至2030年期间需要约2.8万亿美元，以履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规定的国家自主贡献，但据报告，非洲每年的气候融资流量不到全球气候融资的5%。因此，国际社会和捐助伙伴务必要增加气候融资支持，以帮助非洲大陆适应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加纳认为，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在非洲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作出全面承诺，以有效地建立应对非洲大陆局势的复原力。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

加蓬组织今天的辩论会。我也感谢波比女士、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优素福先生的通报。我谨强调三点。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也意味着为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战。各地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变暖使获取自然资源的情况恶化，加剧了粮食短缺，并使水资源更加匮乏。在非洲，日益极端和频繁的气候危机正在加剧冲突。气候不安全使恐怖团体和武装团体能够利用人们的挫折感。因此，我们必须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采取有利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而当地居民的参与对于这样做至关重要。这就是萨赫勒地区“绿色长城”项目的目的，这是一个从塞内加尔到吉布提应对气候变化、荒漠化、粮食不安全和贫困影响的旗舰项目，法国已经帮助其筹集了160亿欧元。这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届缔约方大会上发起的“气候风险和预警系统”倡议的目标，其目的是更好地提醒民众注意危险的气候事件。

第二，安全理事会必须充分承担其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威胁方面的责任。它必须能够更好地评估、预测和预防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并从中得出结论。法国愿为此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秘书长应就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后果为安理会编写半年期报告。第二，应当在在风险地区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制定建议。第三，联合国应任命一名气候安全问题特使，以统一国际社会的行动。我们还呼吁加强“气候安全机制”，其目的是在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时能够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最后，在我们等待几天后在沙姆沙伊赫召开的第27届缔约方会议之际，显然，无所作为的代价日益沉重地压在我们社会的身上。法国呼吁每个国家作出雄心勃勃、坚定和可持续的承诺，这些承诺应与所面临的危险相称，并使最容易受到气候冲击的人群受益。安理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指望法国的充分参与。

布恩罗斯特罗·马谢乌夫人（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加蓬召开今天的辩论会，感谢通报者为我们提供信息。

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正在对非洲的冲突产生实质性影响。墨西哥认为,安全理事会应系统地审议气候变化的影响如何破坏为防止和解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所作的努力。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表明,气候变化导致了更大的粮食不安全和更多的流离失所,从而使紧张局势恶化。它还阻碍了我们为减少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干旱、洪水和沙漠化进程会使整个人口失去生存手段,从而增加他们的脆弱性。妇女、女孩和男孩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往往受到这些气候冲击的过度影响。

2021年,南苏丹经历了6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导致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加剧了人道主义局势,限制了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行动范围。在萨赫勒地区,为争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而发生的族裔间冲突已经加剧。同时,索马里正在经历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极端主义团体在该国利用气候危机作为传播其影响力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强调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的索马里气候安全和环境顾问的宝贵贡献。

虽然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地球上的每一个地区,但碳足迹最小的国家,包括安理会议程上的大多数非洲国家,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为了防止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加剧冲突,必须为实施适应和减缓措施提供足够的资金。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履行它们在这方面的承诺,特别是它们承诺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以及按照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期间达成的协议,到2025年将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增加到400亿美元。

我国墨西哥认为,必须改进联合国的全面风险评估,以便考虑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气候安全机制”已经在该领域开展重要工作,因此,安全理事会可以将其产生的数据纳入其审议。这将使安理会能够采取预防性行动,在发现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紧迫风险的情况下,避免或减轻人道主义灾难。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将有助于安理会为加强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作出贡献,我们要指出,该文书明确包括气候

与安全的关系,以反映非洲大陆的优先事项。

今天的辩论清楚地表明,气候变化如何能够增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出于这个原因,墨西哥将继续支持安理会努力将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纳入预防和管理冲突的战略。

最后,我们知道,来自安理会内部的阻力仍然很大。这一点在去年很明显,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决议草案(S/2021/990)遭到一些代表团的反对,并不幸被否决(见S/PV.8926)。我们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倾听处于冲突局势中的非洲国家的声音,它们一致认为,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催化剂。

基马尼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管非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玛莎·波比夫人、气候理事会常任秘书兼非洲气候变化谈判小组前主席坦吉·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洲区域主任帕特里克·优素福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有一个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会就应对气候危机与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重要联系达成共识。问题是,还必须承受多少痛苦——以及多少亿损失——我们才能达成这种一致。

2021年8月,秘书长在提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时,称该报告为“向人类发出的红色警报”。

不幸的是,人们所预料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惊慌感并不强烈。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上,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是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在后来的谈判中采取的行动却有限。结果就是成果寥寥,而且是得过且过。

2021年12月,有关国家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决议草案(S/2021/990)。尽管获得了足够的票数并得到了会员国的大力支持,但它还是被安理会某常任理事国否决(见S/PV.8926)。从那以后的时间里,对于数十亿人遭受的气候危机——仍被

称为“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只是变得更糟糕了。

乌克兰战争造成的欧洲能源供应缺口导致欧洲大规模恢复对化石燃料的开采。许多欧洲和西方国家政府在格拉斯哥谈判中坚持认为非洲不应开发这些化石燃料，尽管它们仍然是最大消费者，绝大多数温室气体也是它们排放的。

使这种双重标准更加明显的是，非洲能源严重短缺，这是其格外贫困和不发达的一个主要因素。就连填补非洲能源缺口和非洲大陆快速发展是其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这一点也在格拉斯哥遭到抵制。

与此同时，气候危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更具破坏性。富裕城市每有一次热浪发生，其他地方就都会出现圣经中描写的巨洪场面。非洲之角等地的多年干旱导致粮食极端无保障不和多年发展成果倒退。

可悲的是，这种短视行为、抗拒责任和双重标准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局面。我们应当确定自己的确切处境，才能更好地讨论我们何去何从。

现在应该清楚的是，全球治理中的关键机构未能胜任推进和平、气候正义、应对大流行和实现包容的使命。它们对最富有、最有权势者的危机做出反应，而对其余危机袖手旁观。从应对冠状病毒病到应对气候紧急情况，乃至打击“基地”组织在非洲的恐怖团体，缺点都十分明显，而且是致命的，削弱了人们对于机构以及这些机构所承诺的未来所抱有的希望。

重复我们原有的论点等于是认为它们没有被听到或是已被遗忘。但事实并非如此。全世界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公众和专家都在呼吁采取有魄力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坚持以下看法，那就是，不改革全球体系，人类福祉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将受到威胁。

着眼于今天的辩论，尽管过去有过失败，但我们仍应提出前进道路。为此，我们提出五点建议。

我们的第一点建议是，早就该在《宪章》层面对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和20国集团进行改革。把这一要求说成是一厢情愿，无异于宣布该体系已经无关紧要。由此引发平行共存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秩序的出现，似乎也就在所难免。

我们要平衡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组成，不仅让大国而且也让最能代表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声音的国家加入其中。我们要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复原力和可持续性信托基金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公平分配6 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用于全球公共政策工作，特别是用于气候适应工作。我们要看到非洲联盟在20国集团中拥有永久席位。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非洲是自然资源超级大洲，掌握着全球绿色转型之钥这一事实，并要据此采取行动。我们不仅是气候危机的受害者；我们也掌握着为该问题全球解决方案提供矿物的钥匙。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应当根据这一认识采取行动，为我们的人民争取到自然资源，从这些资源中获取更多价值，并确保能够抵抗外部剥削的稳定民主政治制度。保护非洲自然财富这一当务之急是全球优先事项，因为它应该成为全球改革的推动力之一。

我们的第三点建议是，消除所有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享有高能耗未来的障碍。工业、商业、就业和包容性增长由能源驱动。没有能源会使数十亿人陷入极度贫困、安全威胁加剧和政局不稳。低能耗国家转型为高能耗国家的过程必须尽可能绿色环保，同时辅之以得力的技术转让和投资。

肯尼亚已承诺到2030年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我们今天已达到90%。在我们制造业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同时，要使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产量中的占比达到100%，就迫切需要重大股权投资和技术。说到底，不能让最贫穷者背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责任，我们希望下个月在埃及谈判时不会有人提出让最穷者承受这一负担的看法。

第四，我们需要在实地立即采取行动。极端天气事件（大部分由气候变化引起）与安理会在职权范围

内所处理的冲突存在联系，这一点不可否认。同样清楚的是，适应气候变化是萨赫勒和非洲之角等地区最有利于和平的事业。为了持久和平与安全，必须对这些地区迅速加大投资。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当气候危机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时，安全理事会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努力达成一项决议，推动采取务实行动，增进安全理事会有权处理的冲突地区的民众安全。该决议可以推动以下要求，即维持和平特派团根据实现任务目标和所期望的最终状态，制定战术、业务和战略规划。它可以鼓励考虑采取环保举措，改善民众与特派团关系，维护和保护关键的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加强对特派团过渡和长期重建的影响。

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现在要靠抱有紧迫感和责任感——最重要的是——持有远见的人来做这件事。肯尼亚将与所有准备采取行动的国家 and 机构同行。

坎博杰夫人（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借此机会感谢你举行今天的辩论会。我还要感谢波比夫人、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优素福先生的通报。

各位代表也许会同意我的看法，即最贫穷的国家和最脆弱的社区正在承受气候危机的最大影响，而它们对气候危机的责任最小；这些国家也缺乏资金、技术和能力来显著改变现状。这一点在非洲比在任何其他大陆都更加明显。非洲和全球南方国家不仅由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而且也由于开采自然资源而遭受苦难，自然资源的开采推动了西方世界的经济进步、工业革命和科学进步。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都不能忽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

印度和非洲之间深厚的团结纽带代表着全球南方的决定性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并由于长期的贸易和侨民联系、反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以及共同的发展挑战而得到加强。今天，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支持非洲国家努力寻求全面的社会经济发展、始终以非洲本身的优先事项为指导。自2015年以来，印度已向非洲的各种项目提供了价值超过123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我们完成了197个重要项目，目前还在执行65个项目，另外有81个项目正在得到积极考虑。重大发展项目，如饮水计划、灌溉、农村太阳能发电、发电厂、输电线路、水泥、糖厂和纺织厂、科技园、铁路基础设施等，为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2063年议程》的征途上，印度仍然致力于与非洲的伙伴关系。

谈到气候行动，印度是独一无二的。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上，我国总理在先前所作承诺的基础上作出更加雄心勃勃的承诺。在第26届缔约方会议期间，印度总理还介绍了“生活使命”——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这项国际大规模运动，旨在实现对环境的悉心利用，而不是盲目和破坏性的消费，以期保护并维护环境。

印度的经验可能与非洲的情况有关，因为后者已开始自己的能源转型。由印度和法国共同牵头的国际太阳能联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其成员包括大多数非洲国家，它促进了清洁能源技术的快速部署。近年来，清洁和绿色能源日益推动印度在非洲内外的发展方案。关于气候和安全的具体问题，请允许我提出以下三点。

首先，针对企图将气候变化安全化的行为，印度一直坚持原则立场。将气候变化与安全挂钩只会加剧历史上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的做法，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环境危机的受害者。我们致力于气候行动和气候公正，我们认为气候公正是有关气候行动讨论的组成部分。

第二，我们认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加剧了非洲某些地区现有的不稳定。但是，将冲突根源过分简单化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更糟糕的是，它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将局部的法律秩序状况变成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只会扭曲对气候变化的表述。此外，对于评估气候变化、冲突和脆弱性之间的关联，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方法，因为它们与具体情况高度相关。

甚至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

也指出,非气候因素是现有国家内部暴力冲突的主要驱动因素;尽管在一些评估区域,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对冲突持续时间、严重程度或发生频率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统计关联很弱。同一份报告提到,近期内,驱动暴力冲突的因素将更多地是社会经济条件和治理,而不是气候变化。

第三,我们重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作为处理气候变化和相关问题的平台的突出地位。由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公约》拥有近乎普遍性的成员,多年来,它一直是引领我们在各方所商定原则和规定的指导下共同迈进的主要驱动力。正是由于这些原则和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才具有意义。它代表着一种平衡的、全球性的民主努力,其中包括发达国家的承诺,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真正要求,这体现在基于某些基本原则所作出的国家自主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自身能力。第26届缔约方会议之后,印度宣布了其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将继续反对任何这样的企图,即让气候变化问题脱离《气候公约》,并在没有此类原则和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单独讨论。这正是我们不同意将安全理事会作为讨论这一问题场所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我们认为那样做是企图逃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责任,并让世界不去关注不愿意在重要领域兑现承诺的情况。

确实令人遗憾的是,发达国家不仅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而且在提供气候融资和技术方面都没有兑现承诺。因此,我们认为,企图将气候与安全联系起来的行为意在掩盖《气候公约》在关键问题上缺乏进展的事实。

获得负担得起的气候融资和技术对于推进气候行动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必须尽快提供1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根据《气候公约》的规定,气候融资必须是新的、额外的,并且针对特定气候,而不仅仅是从现有的海外发展援助水平转向气候融资。这种将发展融资与气候融资混为一谈的问题正在将发展中国家推向负

债更多的境地。

近年来,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加强了气候承诺以及加快行动的势头。但是,未来几年对具体的成果至关重要。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期待即将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27届缔约方会议引领我们采取行动。

印度将永远支持实际的气候行动以及真正的气候公正。我们将永远为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世界的利益高声疾呼。我们将在必要的领域——在《气候公约》方面——这样做。我们希望,今天会议的审议工作将提供宝贵的投入,让有关气候变化的辩论更具包容性、更加公正、更加注重行动,并促使发达国家兑现其气候融资承诺,包括对非洲的承诺。

斯帕塞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贵国代表团让我们关注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重要关联。我也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波比女士、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优素福先生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我们以前说过,我们将不厌其烦地重申,我们对安全的定义必须包括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以便安全理事会制定适当的安全政策,防止我们所知地球上的生命走向灾难性终结。

事实上,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的红色警报。在我们星球——我们唯一的家园,任何国家和大陆都没有人能够幸免或不受影响。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加剧不安全和冲突,尤其是在非洲。我们不能否认我们面对的现实。气候变化加剧并延长已经遭受暴力冲突和经济困难的那些国家的不稳定与不安全状况。

气候变化加剧对水和可耕地等基本资源的争夺,使社区暴力升级,破坏提供公共产品所必需的稳定和机构。例如,在索马里,与部族有关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牧民社区居住的地区(原因是争夺水和牧场等稀缺资源),或者发生在农民与游牧民争夺农田的地区。

气候变化也在为进一步剥削最弱势群体创造温床。恐怖组织利用气候变化造成的困难,将关键基础

设施和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作为袭击目标并招募新成员。阿尔巴尼亚仍然深感关切的是，非洲的恐怖主义团体继续有能力限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它们虚假地将自己标榜为减轻气候灾害影响的可行解决方案——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综合对策。我们认为，这一对策必须包括以下四个要素。

第一，我们必须信守承诺，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时间不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走得更远，必须加紧努力履行我们的承诺。

第二，我们必须化承诺为行动。我们需要制定配套措施，以建设抗灾能力并促进适应。必须信守承诺，为受影响最严重的人口提供资金援助，并投资于关键的国家主导的适应方案，如非洲适应加速方案。必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勾勒出一个关于何时以及如何兑现财政承诺的清晰路线图。

第三，阿尔巴尼亚坚决支持秘书长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开幕时发出的呼吁（见A/77/PV.4），即要求每个人、社区和国家在未来五年内都能够获得有效的预警系统。目前，只有40%的非洲人口能够获得预警系统，以保护他们免受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预警系统拯救生命和生计，特别是在受干旱影响的非洲国家。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给妇女和儿童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气候变化加剧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基于性别的暴力、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风险，并阻碍儿童接受教育。缓解气候变化危机的努力必须侧重于通过促进包容性治理和鼓励所有社区、妇女、年轻人和民间社会充分和有意义的参与来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和社区。

请允许我用秘书长在2018年联合国日说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气候变化的速度比我们快，但我们不会放弃，因为我们知道气候行动是唯一途径。”

四年后，我们仍然落在后面，而气候变化却在加速。我们现在就需要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以免为时过晚。

米森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蓬今天在安理会召开这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我们认为，安理会继续推进其气候和安全工作非常重要。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波比女士、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优素福先生——提出非常宝贵的见解。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之一。其后果是严重的、多方面的和全球性的。我们同意我们的肯尼亚同事的观点，即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历史将对安理会作出严厉的评判。我们并不是要求安全理事会处理或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应该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来解决。然而，我们确实认为，安理会应该分析和理解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在埃及举行的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上，会员国必须增强雄心，紧急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我们必须在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做出的关于气候融资和损失与损害的承诺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必须努力帮助那些最没有准备好面对气候变化破坏性影响的人。

气候变化的影响威胁生命和生计，导致流离失所，并加剧冲突和不安全。这不成比例地影响到妇女和女童、残疾人和边缘化群体，非洲国家继续承受不成比例的后果。在整个非洲大陆，从萨赫勒和乍得湖盆地到非洲之角和大湖区，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了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它们加剧了风险和紧张局势，并在人们已经有人道主义需求且应对能力有限的地区加剧了冲突和脆弱性。

气候变化是一个加剧武装冲突的因素。非国家武装团体和恐怖组织利用那些处境脆弱和不稳定的人进行招募。气候变化也越来越被视为对妇女和女童的威胁倍增因素。

采取行动的需要是明确的，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都认识到气候变化与不稳

定之间的联系。尽管我们去年未能就这一问题通过一项亟需的决议草案(S/2021/990)，但安全理事会已越来越多地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其维和任务。我们相信，在建立支持和平与稳定的气候适应型系统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

虽然我们自然对12月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见S/PV.8926)感到失望，但显然整个联合国都大力支持该议程。昨天，爱尔兰在柏林同包括在座一些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一道发起了“气候促进和平”倡议。爱尔兰仍然决心推进这项工作。在安理会任期内及以后，我们将与其他雄心勃勃的国家和受气候危机影响的国家一起这样做。

气候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使安理会成员能够讨论关于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研究和证据，这反过来又为安理会的工作提供信息。爱尔兰和尼日尔在2021年担任该小组的共同主席，我们完全支持肯尼亚和挪威今年的领导。爱尔兰支持通过气候安全机制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中设置一名气候安全顾问。该机制将气候和安全分析及行动纳入联合国系统工作的努力至关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减少风险，促进和平与包容。

4月在达喀尔，爱尔兰与加纳、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一道，共同主办了关于西非和萨赫勒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的区域会议。会议的行动呼吁认识到气候变化对该区域和平与稳定构成的威胁，并呼吁支持那些希望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的国家。

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迫切需要解决气候危机。我们正在努力应对气候危机对每个地区和每个国家的人民和社区造成的影响。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全面，同时针对具体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今天的辩论会能够为更深入、更有意义地将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创造势头，它就能够为此做出贡献。

卡里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通报人今天的发言。

联合王国认为，非洲和世界各地的气候、自然、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联系。2007年，我们率先将气候安全问题提交安理会审议，并于2019年主办了第一次领导人级别辩论会。因此，我们欢迎非洲在加蓬担任主席期间继续在该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对尼日尔和爱尔兰去年12月提交的决议草案(S/2021/990)遭到一票否决表示遗憾。

正如秘书长以前多次向安理会建议的那样，气候变化的影响使脆弱人口面临的威胁成倍增加。我们在东非干旱和整个萨赫勒地区的降雨变化中看到了这一点。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早就存在的不安全诱因，使这些区域陷入人道主义危机。愈加激烈的水和土地竞争，连同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移民活动，都有可能导​​致冲突、粮食不安全和生命危险。安全理事会可以帮助确保联合国系统获得授权和能力，将气候纳入关于冲突和脆弱性成因的分析和对策。

联合王国清楚地知道，它必须加紧采取气候行动，履行去年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并兑现筹资承诺，以建设复原力。我们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这一点。联合王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上作出了10项承诺，并已经开始履行这些承诺。1月，我们宣布提供2300万美元，为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南苏丹受干旱和洪灾影响地区的100万人提供支助。根据非洲联盟《绿色复苏行动计划》，联合王国资助非洲联盟委员会专家，并提高了非洲大陆执行气候行动计划的能力。联合王国向获取气候资金工作组认捐1亿英镑，用其中一部分在乌干达财政部设立了一个新的气候融资部门。我们承诺到2026年将我们的国际气候融资翻一番，达到至少116亿英镑，并平衡兼顾减缓和适应。我们还对我国给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成为第一个承诺在2050年之前将全部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净值为零的主要经济体。

从集体角度，我们不能容许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或《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中所作承诺发生任何倒退。相反，我们应当加倍努力，在下个月举行的第27届缔约方会议和11月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将这些协定转化为行动。我们对气候行动的承诺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丘马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波比女士、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优素福先生的通报。

俄罗斯联邦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首要优先事项，特别是在诸如非洲等尤其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气候诱发的干旱、洪水、森林火灾、荒漠化、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认同安理会主席国加蓬在概念说明(S/2022/737, 附件)中就以下事实表达的关切：在某些区域，特别是在非洲大陆，气候变化效应产生了一些导致族群冲突和暴力冲突。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恰当的做法是不仅加大全球抗御气候变化的力度，而且帮助受影响国家适应其不利影响，特别是为了给它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带来质的变化。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才能解决继续困扰非洲的长期问题，例如获得清洁饮水、粮食安全、恢复或加强工农业以及早期预警等问题。

然而，重要的是要避免在发展领域和防止环境退化方面提供的援助碎片化，而是要注重采取有效的全面措施。实际上，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今天已经有人援引的报告《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中所述，

“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相比，据评估，气候对冲突的影响相对较弱”。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实现基于国家优先事项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并兼顾当地具体情况。我们需要基础设施、有效的社会服务以及预警和反应机制。

我们尤为重视那些处理可持续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的非洲政策文件，即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和“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该倡议指出了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背景下有效抵御干旱、荒漠化、毁林和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这正是在努力打造一条维系气候与安全的链条时缺失的一环，实际上应当在这个重要方面

采取行动。

就安全理事会而言，我们认为必须侧重于分析每一场冲突的原因。不应当使用单一尺度，因为在确定具体问题时，任何加深分歧的错误都会降低应对措施的功效。遗憾的是，很多这类针对具体国家的议题已经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停留了数十年。我们看不到叠加另一项一般标准能产生任何增加值。按照我们的经验，将一项新的一般性议题纳入其中，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导致浪费资源，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会变成向东道国施压的又一个工具。我要强调，如果一个特定国家或区域出现具体问题，而安全理事会又有解决问题的工具，它就必须采取行动。但是安理会赋予的任务授权不应当成为一套在联合国最时兴而且主要由西方推动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必须扩大我们在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及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因为大多数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社会经济境况举步维艰。

所谓把气候问题视同安全问题，有一个隐藏的意图。为去碳化和绿色经济辩护的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它们已经通过开采包括化石燃料在内的自然资源实现了经济繁荣，而很多这样的财富主要来自非洲，现在依然如此。结果，在气候问题上倡导更远的抱负时，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地位。现在它们继续在遵守其自身的气候义务方面倒退，为了谋取政治议程的利益而故意选择牺牲全球气候议程。

同时，非洲至关重要的利益再次被西方主宰的全球议程挤到一边，由于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现象，以及所谓气候倡导者居心叵测的单方面决策，非洲有可能进一步受到伤害。在今后关于气候问题的国际合作中，必须取消这种双重标准和做法。

主席先生，我们深信，为了联合国系统的有效运作，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分工。安全理事会不能也不应重复联合国其他实体的工作。应对气候变化及其消极的社会经济后果完全属于可持续发展的范畴。

我们呼吁主要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处理气候变化及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消极表现的

相关多边论坛中加强合作。联合国发展系统可以借助国际项目活动,为适应气变、消除灾害后果和加强预警系统作出实际贡献,这是联合国业务机构急需开展的工作。俄罗斯在与联合国机构进行互动时,关注气候议程,以造福非洲国家。

戴兵先生(中国):中方热烈祝贺加蓬上个月成功举办非洲气候周系列活动。作为世界上少数碳吸收大于碳排放的国家,加蓬保护自然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积极进展,值得各方学习和借鉴。我欢迎穆萨外长主持今天的会议,也感谢波比助理秘书长、加胡马先生和优素福主任所作通报。

非洲是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最薄弱的地区之一。非洲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比重不到4%,但气候变暖程度却超过全球平均水平。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气象灾害严重影响非洲生态环境,拖累经济社会发展,并引发人们对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关系的思考。

气候变化可能加剧资源短缺和紧张关系,但并不必然导致武装冲突。今年夏天,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都经历了极端高温天气,但实际后果却有很大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有巨大差异。这启发我们,抵御气候冲击的能力至为关键,阻断气候变化向安全风险传导,必须对症下药,重点是帮助非洲加强能力建设,增强气候韧性,加快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对此,我想谈以下四点看法。

第一,要采取务实行动帮助非洲提升应对能力。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数据,只有40%的非洲人口能够及时获得灾害预警信息。国际社会要真正行动起来,从监测预警、灾害预防、防灾减灾等具体问题入手,加大对非洲的支持和投入,切实提升非洲应对能力。中方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发起的全民早期预警系统,支持联合国同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加强气候行动协调,在提升非洲气候韧性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第二,发达国家要尽快落实对非气候融资承诺。帮助非洲应对气候变化不在于口号喊得多么响亮,而

要看承诺有没有兑现,非洲的需求有没有得到回应。发达国家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欧洲发达国家承诺到2025年对非洲较贫穷国家的气候项目财政支持增加一倍。这些不能成为空头支票,必须尽快补齐历史欠账,并制定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让非洲国家拿到真金白银,见到实效。国际金融机构和气候融资平台也要降低融资门槛,保障气候资金对非洲公平可及。

第三,在气候问题上要体现国际公平正义。非洲许多国家仍处在工业化初期,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任务,而发达国家早已实现工业化。要求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担同发达国家相同的气候责任,有违国际公平正义。为实现《巴黎协定》设置的温控目标,发达国家应率先大幅减排,将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大幅提前,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腾挪发展空间。部分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动摇倒退令人担忧。

第四,要支持非洲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非洲国家已经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只能通过可持续发展来实现,并积极采取行动。非盟和非洲国家制定了清晰的能源转型目标,努力构建低碳、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体系。国际社会应当加大对非资金、技术、人才等全方位支持,助力非洲释放绿色发展潜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下个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这既是一次在非洲国家举办的应对气变国际盛会,也是国际社会重申对非气候承诺的重要契机。中方全力支持埃及和非洲办好这次大会,期待会议在减缓、适应、资金等方面取得积极平衡成果。

去年底,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提出建立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将绿色发展工程列入《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首个三年规划。中方上个月举办“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提出推进“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首批项目包括在19

个非洲国家开展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合作。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一以贯之、从不缺席。

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Jarasch先生 (德国) (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发言。我们这个由来自世界各区域的60多名成员组成的小组因一个共同的关切而团结在一起。气候变化日益危及民生、粮食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人权的切实享有，进而危及和平与安全。

因此，我们热烈欢迎安全理事会继续关注这一威胁，这是当今时代最突出的挑战之一。我们非常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加蓬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并高兴地欢迎加蓬成为之友小组的最新成员。

气候变化影响世界各地，但它对最穷、最脆弱区域的影响格外严重，因为这些区域容易受到气候冲击，适应能力较弱。

在这种脆弱的环境下，妇女和女孩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非洲国家是最容易受到全球气候危机影响的部分国家，尽管它们的排放量仅占全球新增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左右。在非洲许多地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气候变化如何加剧资源匮乏和粮食不安全，使人们更容易受武装团体的利用，可能加剧武装冲突，迫使人们迁移。除此之外，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刚果盆地的森林砍伐可能改变降雨模式，不仅会减少中非，而且还会减少中非以外地区的降雨量，可能对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后果。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集体努力，应对气候危机，同时立即加强对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如非洲国家的支持。我们只有真正合作，才能防止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导致暴力和不稳定。因此，我们欢迎非洲联盟（非盟）《2063年议程》，其中明确将气候与安全的关系列为其核心优先事项；并欢迎加强联合国系统与非盟之间伙伴关系的努力。

会员国必须限制全球升温，并加倍努力采取气候

行动，全面和雄心勃勃地执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包括《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所载承诺，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

气候融资和执行手段，以及发展和人道主义融资，如果使用得当，可有助于维持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设法将对冲突的敏感性纳入减缓和适应努力。我们必须确保气候政策和气候融资考虑到冲突和脆弱性，确保维持和建设和平的努力顾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对气候适应的投资，也往往有利于和平与稳定。通过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可实现安全。

在这方面，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感谢在座每个为今天刚刚结束的柏林气候与安全会议取得成功有贡献的人。

建立支持和平与稳定的气候适应型系统，迫切需要更加协调的国际努力和有力的伙伴关系。整个联合国系统必须在所有相关论坛和所有相关任务范围内应对这一挑战。联合国已在为此做重要工作。气候安全机制增强联合国系统综合分析气候变化和通过有效的机构间合作处理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事项影响的能力，应该得到加强。

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我们欢迎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在审议不断增加的维持和平和政治特派团任务时，确认气候变化的影响。事实证明，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至关重要，它为安理会这方面工作提供了信息。然而，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采取真正系统性的做法，并为联合国系统创造必要的工具，使其能在预防和解决由气候变化的影响驱动或加剧的冲突方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敦促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听取越来越多因气候变化而经历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国家的呼声，支持而不是阻挠它们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的请求。这种行动包括建立和落实急需的框架，以加强联合国全面风险评估和顾及气候变化的影响、能力建设和应对行动的战略。我们随时准备支持所有这

些努力。

最后,气候变化是对和平的全球性威胁,任何区域都无法单独应对。非洲国家和其他受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特别影响的国家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并在气候变化威胁和平时,得到安全理事会的充分支持。面对气候危机,各国都必须为维护和平和防止冲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们现在就这样做。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马哈穆德先生 (埃及) (以英语发言): 我谨表示,我们高度赞赏加蓬倡议举行今天关于非洲气候与安全的辩论,辩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主席,埃及重申,我们坚定地致力于加强联合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

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并认为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相关国际公约,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依旧是肩负最初使命的平台,可提供解决气候危机各种表现的必要办法。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一种威胁倍增器,是冲突的驱动因素,正影响着全球若干区域、特别是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必须解决气候变化和安全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问题。

非洲对气候危机的责任最小,仅占全球碳排放量的3%。然而,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关于影响、适应和脆弱性问题第二工作组,非洲最容易受到其破坏性影响,包括干旱、洪水、飓风、降雨量变化、缺水、荒漠化和海平面上升。这些相互关联、层层叠加的风险,可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可能导致流离失所和人道主义危机,危及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认为,迫切需要用整体方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气候融资,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影响所有形式的生计,影响和平与安全。为了实现我们将升温幅度限制在1.5°C以下的最终

目标,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我强调在《气候公约》框架内兑现财政承诺,特别是提供1000亿美元的重要性。优惠融资必须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金融工具的组成部分。到2025年,在提供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实现全球适应目标和新的量化财政目标,仍然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实现的优先事项。我们也支持秘书长呼吁将气候资金的50%用于适应和韧性建设。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估计表明,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气候适应费用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在这方面,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需求,可产生预防效果。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纯技术性适应方法无法解决助长冲突的社会经济变量。因此,对冲突敏感、超越技术性应对的适应措施,应包括多学科项目,以建立韧性,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关安全威胁。

在此背景下,第27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国埃及将发起一项题为“采取气候响应措施,促进保持和平”的倡议,以期确保采取综合性气候响应措施,促进符合国家自主和具体国情的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该倡议旨在促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并落实非洲联盟的“平息枪炮声”倡议和执行《非洲联盟气候变化和坚韧的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2022-2032年)》。

最后,埃及仍然完全致力于探讨气候融资问题,并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担任第27届缔约方会议主席国期间继续开展我们的全球工作,以便在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一些具体成果,从而在确保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的同时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马萨里先生 (意大利) (以英语发言): 意大利感谢加蓬及时召开本次辩论会,并感谢通报者所作富有见地的通报。我赞同德国代表以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发表以下意见。

不能忽视气候与安全的双向作用。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加上极端贫困、粮食不安全、制度脆弱性和恐

怖主义等其他不稳定因素，正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社会紧张和冲突可能进一步降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在社会主要依赖稀缺的自然资源来维持生计，从而影响到发展前景。

非洲国家及其最脆弱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往往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破坏性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气候变化是加剧暴力和不稳定的因素。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和热浪正在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激起冲突。这不仅仅是一个非洲问题；这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要求我们与非洲伙伴携手合作，寻求集体解决办法。

《2021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到2030年，严重缺水将影响非洲大陆估计约2.5亿人口，并使多达7亿人流离失所。因此，意大利欢迎非洲会员国努力提请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注意气候变化与非洲安全之间的关联。

作为欧洲联盟（欧盟）的创始成员，意大利认为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是有好处的。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联确实正在被纳入联合国-欧盟共同优先事项的主流。本着这一精神，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支持加强联合国系统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影响非洲太多地区的气候危机对和平与稳定构成的风险。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在减缓、适应和融资所有方面加快国际气候行动。加强关注气候与安全之间的关联也必须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加大气候融资尤为重要。气候变化对受冲突影响地区的负面影响最为深刻，并加剧那里的不安全，因此，资金流应以设计和实施这些地区的项目为导向。

此外，我们认为，应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进一步纳入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之中。我们必须采取整体办法，确保在实地有效和可持续地开展和平行动。意大利与孟加拉国担任领导实地环境管理之友小组的共同主席，尤其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将继续做出我们的贡献。

在国家一级，意大利通过其宪兵队设立了一个国际环境卓越中心，以期对军队和警察以及平民进行环保培训。我们期待在能力建设方案方面与联合国系统和所有会员国开展合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希拉勒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感谢加蓬组织今天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会，这为我们提供一个适当机会，来向联合国和全世界传达我们的信息，那就是要提高对气候变化的安全后果的认识，并提醒大家，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和经济政策问题，而且也对国际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摩洛哥祝贺加蓬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将这一问题置于核心位置。

在气候变化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地方，国际社会必须在冲突爆发或升级之前采取行动。摩洛哥王国特别重视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气候行动。在国家一级，摩洛哥采取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开发可再生能源。然而，我们所在区域就是气候变化、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的例证。

非洲大陆，特别是我们的姐妹区域萨赫勒和刚果盆地，受到全球变暖后果不成比例的不当惩罚。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很少的区域，非洲的排放量不到全球排放量的4%，非洲正在不公平地遭受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然也应该引起安全理事会的关注。

基于这一点，摩洛哥完全致力于继续发展有利于围绕一些雄心勃勃的具体跨国项目在非洲大陆取得合作进展的势头，也就是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在马拉喀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第22届缔约方会议）期间所组织第一次非洲行动峰会带来的势头。在这方面，根据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的高级别指示，摩洛哥正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三个气候委员会的运作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这三个委员会是由刚果共和国担任主席的刚果盆地气候委员会、由尼日尔共和国担任主席的萨赫勒地区

气候委员会、以及由塞舌尔共和国担任主席的岛屿国家气候委员会。

此外，在摩洛哥举行第22届缔约方会议的六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第27届缔约方会议）将在非洲大陆的埃及举行。我将第27届缔约方会议称为非洲会议，它将为我們提供一个机会，来处理优先资助非洲气候适应项目以及特别是在非洲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提供具体解决方案的相关事项。

本着这种精神，摩洛哥仍然致力于南南农业合作，特别是在拥有世界一半以上未开垦耕地的非洲。非洲大陆还有年轻的人口，并且是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巨大大陆市场，必须振兴和发展这一市场，以确保非洲的粮食安全。

如果今天对特别是那些最容易受到全球变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最终应该兑现的承诺，那当然是帮助解决因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平衡。因此，摩洛哥欢迎国际伙伴在2019年2月于尼亚美举行的萨赫勒地区气候委员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一次峰会上承诺为执行该委员会的区域优先方案提供34.1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个重要步骤，应当继续下去，以便为委员会执行气候投资计划提供充分的双边、地区和国际支持。此外，摩洛哥王国作为创始伙伴国，特别是作为该地区活跃的非洲成员，坚定致力于支持萨赫勒委员会的行动，开展可行性研究，最终确定其气候投资计划。

最后，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今后几十年中，在全球变暖的灼热影响下，一些地区整体将变得无法居住，其中几个这样的地区位于非洲。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该报告于昨天发表，——气候变化对移民的驱动作用日益增强，到2050年可能迫使发展中世界约2.16亿人移民，尤其是移向已经脆弱的区域。

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加紧努力，支持绿色、有韧性和包容性发展，减少气候变化对脆弱非洲国家的影响。只要国际社会的气候目标不足以将全球变暖降低

到可接受的水平，气候变化的影响就会保留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纳米比亚代表发言。

格策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纳米比亚祝贺加蓬共和国利用其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机会，强调气候与安全之间的重要联系。

气候变化影响每一个人，遍及各处。我们的世界已经在燃烧。我们看到，在非洲国家，我们早已经历着越来越多的持续干旱、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和海洋酸化，进一步危及粮食安全以及为消除贫穷和实现非洲《2063年议程》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所作努力。

我们无法自然而然又合乎逻辑地得出气候变化与冲突间有直接联系。然而，在比对气候变化、冲突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时，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气候变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边缘化、水短缺、粮食安全、资源争夺、低速经济发展、人口流离失所与移民等其他介入性变数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在辩论气候变化的安全层面时，安全理事会并不总是直率地确立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与非洲持续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2015年从非洲和中东地区向欧洲迁移的移民，100%来自高度脆弱的干旱地区，这绝非巧合。荒漠化是无声而且不可见的危机，它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社区稳定，而随着受害者沦为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被强迫的移民或求诸激进化、极端主义或资源引发的生存战，其影响也越来越为全球所感知。

今天，土地恢复和减轻干旱影响能够有助于增强安全，因为被剥夺权利的人们能够享受土地上的工作、增强的粮食安全和更好的健康状况带来的繁荣。我们今天所目睹的荒凉而贫穷的干旱和旱地景象，明天可以变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绿洲。

尽管对气候变化负有最主要责任的是发达国家，

其代价却由最贫穷的社区和国家来承担，它们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最依赖易受气候影响的部门，适应能力也最弱。因此，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发挥带头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提高减缓和资金方面的目标。在气候适应型技术方面，非洲需要得到支持，从而支持像纳米比亚这样依赖农业但面临不利天气模式和水资源稀缺等挑战的国家的经济前景。

安全理事会对这种讨论持谨慎态度，但我们应当承认非洲带头对气候变化威胁作出反应。非洲国家已展现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政治承诺。到2021年底为止，所有非洲国家都提交了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

此外，非洲联盟通过其气候变化问题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在促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发挥了模范作用。该委员会一直通过倡导非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为非洲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提供了政治领导和战略指导。这一办法确保了对各项气候决定，包括关于移民和安全的决定开展协调。

鉴于非洲对消除气候变化影响的政治承诺，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成员支持这些努力，投资于气候信息服务和减少灾害风险，包括预警系统和关键部门的适应措施，并建立必要的框架，加强风险分析、能力建设和应急行动。我们通过加强非洲会员国制定更加综合全面的应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措施的能力，使非洲国家有能力在当地和区域完全自主的情况下，领导关于自身安全威胁的对话。

最后，让我们积极主动地进行这一讨论。气候变化及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再是一个虚构的反乌托邦世界言过其实的故事。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保持有关气候与安全问题的势头，因为这一联系构成了世界面临新威胁的下一个前沿。

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日尔代表发言。

乌斯曼先生 (尼日尔) (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就加蓬担任10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可以向你保证，尼日尔随时准备为你履行艰难的任务提供所需的一切支持。

我谨感谢主管非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玛莎·波比女士、非洲气候变化谈判小组前主席唐吉·加胡马-贝卡莱先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洲区域主任帕特里克·优素福先生所作的出色通报。

尼日尔感谢加蓬组织此次辩论。主席先生，如果安全理事会主席国选择就非洲气候变化相关安全风险举行辩论，那是因为贵国同其他非洲国家及其他国家一样，深信我们生态环境所遭受的动荡影响到冲突局势及其解决。对一些岛国来说，这些威胁甚至危及生命。

尽管非洲对造成这一现象的责任很小，但非洲大陆仍然不成比例地遭受这种气候变化的有害后果，影响到我们许多国家的稳定。事实上，当降水不可预测、荒漠化、可耕地稀缺、干旱和水位下降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对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并导致为获得这些资源而引发冲突。当这种局势因冲突而复杂化时，它会破坏实现和建设和平的一切努力，从而使解决冲突变得复杂。

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在日益不安全的背景下，这两个地区呈现高度脆弱和人口呈指数增长的特点。在此情况下，正如我们以前曾在本会议厅说过的那样，气候变化和冲突动态形成一个反馈回路，在这个回路中，气候变化效应给环境带来额外压力，而冲突则损害社区的应对能力。

我们可以说，气候、安全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要切实管控这一联系，就必须采取合作政策更好地应对这些新挑战。这些新挑战不放过任何一个国家，对各国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和生计构成真正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审议气候变化时必须采取更具全球性和协调性的办法，因为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我们必须改变行为和态度，不断寻求最终能够兼顾人类和我们生活环境的和谐平衡。

为消除环境退化对和平与安全的有害影响所作的斗争是多层面的，包括保护和恢复土地以及合理管理自然资源。从本质上说，我们必须为可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 此举通过满足民众需求, 还将保护民众免受恐怖团体的宣传蛊惑。常言道, 贫困和动荡催生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我们认为, 必须通过秘书长的定期报告加强安理会了解气候变化对安全所造成影响的能力。这一报告应包括对目前和未来风险进行透彻分析并提出面向行动的建议, 使安理会能够履行维持和平和预防冲突等核心任务授权。此外, 按照我们的理解, 联合国行动一致性原则意味着, 联合国有一个机关对某一问题拥有主要任务授权, 这一事实不应排除联合国的另一个机关处理该问题一个与其自身任务授权相关的方面。正是本着这一信念, 在2021年12月尼日尔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 我们与爱尔兰一道倡议并提交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安全之间的联系的决议草案S/2021/990, 供成员们审议。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尽管得到了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 但该草案案文仍未获得通过。虽然如此, 我们仍然深信, 我们的继任者将会推动这些讨论取得圆满成功。

最后, 在战略和行动层面, 我们希望看到本着《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精神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来提高我们各国民众应对气候冲击和正在出现的挑战的能力。我国代表团希望, 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将推动缔约国就谈判中存在的分歧问题达成一致。非洲对此极为重视。这些问题涉及为发展中国家气候政策和适应行动提供资金并向它们转让技术。现在应最终兑现向发展中国家作出的承诺, 为它们提供资金, 以加强它们抵御这些冲击的能力。尼日尔热切希望, 第27届缔约方大会将成为一个框架, 推动形成强大的势头, 有利于作出应对气候变化及其有害影响的坚定而协调的全球承诺, 因为气候变化及其有害影响今天正阻碍我们许多国家走向稳定和繁荣。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哈约维申女士 (乌克兰) (以英语发言): 作为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成员, 乌克兰代表团完全赞同德国代表以该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谨代表我国感谢我们的各位通报者所作的实质性介绍。乌克兰欢迎今天的辩论会, 并对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加蓬召开这次辩论会表示赞赏。今天会议的议题超越气候与非洲安全, 涉及全人类的福祉。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自然灾害或武装冲突, 无论看起来多么遥远, 都会无意中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乌克兰是小麦、葵花籽油和玉米的主要全球供应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残暴战争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全球粮食短缺。据专家估计, 全球约有4亿人——主要在非洲——生活依赖于乌克兰粮食出口。俄罗斯对我国的侵略破坏了供应链, 加剧了非洲目前因气候变化而面临的威胁。粮食不安全和贫困因此加剧。

乌克兰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就减排而言, 我们是欧洲最先批准《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45个缔约国中排名第四。乌克兰承诺到203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5%, 到2060年实现气候中和。我们敦促整个国际社会、各国和民间社会、企业和所有人不再拖延地转向保护地球的思维模式。我们认为, 早就应该把整个地球视为我们的共同家园。

任何人对非洲今天面临的挑战都不应无动于衷。我们全力支持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 我们希望的非洲》。在这方面, 特别重要的是, 应继续协助非洲国家履行承诺,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项具体目标。然而, 在这场侵略战争停止之前, 我们在联合国框架内订立的宏伟目标无一能够实现。这场战争正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耗费我们的资源, 破坏我们的大计。

我们现在更加重视与非洲的关系。促进乌克兰与非洲国家关系发展的宏伟战略已经获得批准。我们一直在加紧与非洲各国进行对话, 包括在气候政策方面。我们认为, 支持非洲国家至关重要。尽管正在抗击持续侵略, 但乌克兰仍在提供这种支持, 并将继续这样做。最近, 我们决定向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提供5万吨小麦作为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仍然随时准备采取有利于我们共同利益的行动。

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代表发言。

什切爾斯基先生 (波兰)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并感谢各位通报者所作宝贵贡献。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继续关注气候与安全。我们也热烈欢迎加蓬成为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最新成员。

波兰赞同德国代表以该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

气候变化危及建设和保持和平的努力。它加剧动荡，并使威胁倍增。它还损害社区抵御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非洲有些区域特别易受气候变化影响，正在应对气候造成的多种破坏。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两个方面：气候引起的粮食安全危机和投资于抵御危机的能力。

气候变化的影响往往摧毁生计，加剧贫困，增加粮食不安全，进而助长激进化和冲突，因为社区争夺稀缺资源。国际社会应特别担心非洲日益恶化的粮食安全状况，因为非洲天气和气候更加变化不定。粮食安全是一项复杂挑战，因为其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冲突、动荡、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使非洲本已严峻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糟糕。这是一个可怕的例子，说明一场区域冲突如何能够产生全球影响。战争推动燃料、肥料以及粮食价格猛涨，并且扰乱供应链。它给全球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施加了更多压力，但是当它与气候变化对粮食体系的影响叠加时，情况则尤为严峻。

我的第二点意见与复原力有关。今天，全世界面临着多种危机的完美风暴。战争和冲突继续肆虐全球。气候变化以多种方式影响稳定和安全，使解决冲突更加富于挑战。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后果继续阻碍我们对复原力进行投入的经济能力。

因此，提高非洲的气候复原力是一种迫切和持续的需求。复原力的一个方面是承认和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与和平之间的多层关系。波兰主张，区域性的基础设施投入应当被视为建设复原力的首要工具，它可有助于在全球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这些多种危机。

近年来，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成功地倡导了多项安全理事会决议，承认气候变化对受冲突影响地区的有害影响。

波兰欢迎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在审议越来越多的维和特派团和特别政治任务的授权时承认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满意地看到，安理会已把气候变化的措词纳入多项有关和平行动的决议，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南苏丹以及索马里的和平行动。

随着气候变化一年年加剧，给世界稳定造成深远影响，波兰认为，对复原力进行投入、加强风险分析以及加大应对气候冲击的行动力度至关重要。

我们通过我们的发展合作方案“波兰援助”为许多非洲国家提供包括在气候适应、保护自然资源以及加强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支持。

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萨拉巴塔·托雷斯夫人 (哥伦比亚) (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面临气候危机——一个规模庞大的共同挑战，它与战争类似，威胁着人类物种的生存。哥伦比亚在全球大力倡导生命，希望世人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构成的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已经在变成现实——加深不平等，给最脆弱民众谋生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原籍地，并且制造冲突。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减少冲突多种根源的至关重要的路线图，从而不仅在我国哥伦比亚、而且在全世界实现全面和平。因此，我们意识到，落实和实现这些目标将使我们有可能拥有一个和平、和谐生活的世界。

哥伦比亚强调，要达成尽可能雄心勃勃的遏制气候变化的协议，以便减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为此，我们相信，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对于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

在哥伦比亚，气候变化可危及农村家庭、土著族群以及非洲裔民众的生计——这些群体的处境特别

脆弱,是我们作为国家承诺要保护的群体。此外,这场危机导致发生更多的自然灾害,增加了民众在国内的流离失所。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可造成严重倒退的挑战,它不合比例地影响最弱势的群体,加剧不平等,并且削弱粮食自主。

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加剧了当前的气候危机,危及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粮食安全。在非洲之角,3 600多万民众受到严重干旱的影响,1 600多万民众无法获取水。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有3.45亿民众面临严重饥荒,其中许多人居住在非洲广大地区,包括萨赫勒。

缺乏获取资源的渠道严重影响和平与安全,是驱使民众流离失所的一个动因。今天,许多非洲国家处在与地球抗争的前沿,世人必须团结一心采取行动,承认发展中世界各地面临的特定弱势。

适应气候变化有助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感谢加蓬政府举行本次对于哥伦比亚政府至关重要的辩论会。

最后,我谨向安理会成员奉上生活在哥伦比亚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的阿尔华科族人的一句谚语。我们的说法是,“当我生病时,地球也会生病。当地球痊愈时,地球将治愈我。”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马布洪霍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加蓬共和国举行本次重要辩论会。我们也感谢各位通报人今天上午的宝贵贡献。

我们面临的气候危机这颗定时炸弹绝对是我们集体安全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南非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对这种生存威胁采取集体和多边应对的做法,我们正加大在大陆和国内一级的努力,为处理这场危机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呼吁发达国家紧急兑现对发展中国家做出的气候融资、技术转让以及能力建设承诺,以推动危机紧急得到多边解决,使我们能够看到,仍有一线希望制止更多破坏和避免可能的最糟糕局面给我们大家带来世界末日般的后果。

作为对气候危机所负责任最少的大陆,非洲还处在这场危机最恶劣影响的核心,经历了各种极端天气事件,如造成重大破坏的干旱、洪水以及气旋。在南非,我们仍在努力从几十年不遇的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并夺走200多人生命的严重洪水中恢复。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使非洲经济损失3%至5%的国内生产总值。尽管气候变化并不是非洲造成的,但承受气候危机最大冲击和代价的都是非洲人。

南非认识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干旱、缺水、粮食不安全和荒漠化有可能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在主权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是如此。在非洲,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在萨赫勒、乍得湖盆地和非洲之角部分地区,情况可能就是如此。在这些具体情况下,气候变化令威胁或风险倍增,给本已稀缺的资源带来压力,由此加剧了已经存在的紧张局势和冲突。虽然凭直觉可以推想气候压力通常会增加其他地方的冲突风险,但支持作出气候变化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一更普遍结论的科学证据仍然很少。

归根结底,处理气候变化可能对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影响的最好方式是,将我们的努力和资源用于扭转气候变化本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专门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设立的一个非常得力的联合国机构。与安全理事会不同,它代表所有会员国,遵守重要原则,包括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等原则。

最后,我们期待将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届缔约方会议成为一届由非洲自主和重在执行的会议。会议应该产生平衡的成果,处理适应、缓解和执行手段问题。会议还应商定一个损失和损害的具体机制。

主席(以法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丘马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对俄罗斯联邦的指控歪曲了事实。我们已多次对这些问

题作出回应, 因此今天不会在这些问题上花时间。

而是倾听非洲的声音。我们随时准备配合非洲议程。

我们要强调, 许多国家再次表明, 它们一直在利用非洲和非洲议程。相反, 俄罗斯联邦没有利用非洲,

下午1时15分散会。